六位之下而又變陰焉則本亦未為强也于是有大過之義雖然居夬決之時非不盛也得乾健之才非不能進也故曰壯于前趾此本體之義也然當卦之初則彼陰猶盛在卦之下則其位尚卑苟恃其剛壯遂前進而往則无勝陰之功而取犯難之咎矣是乃所以為弱而有大過之義焉故曰往不勝為咎所謂為咎者勢不能勝而往則其咎自取若所謂自作孽者也然大過之義體本自弱此爻則當君子道長之

君子之心如一杯之水不能勝輿薪之火也君子于此能无懼且憂乎故曰惕號莫夜然其才剛則小人不能无畏剛而中則小人不能為之敵是猶水終能勝火而不為火所勝蓋五行之常理君子小人之常道也故曰有戎勿恤惕號暮夜者水火相息之義有戎勿恤者澤中有火之義此變體所以為革歟然革有不當者若夬之革則无不當矣夬雖革而當然九二未能无憂且懼焉其異乎革之本體者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此夬之兌也而爻辭云爾者兌之為言說也說于彼則有不說于此者自壯于頄以至君子夬夬皆言九三之本體也獨行遇雨若濡則言以君子之道而獨與小人悅也有慍則言君子而說小人以與之和則有不悅而慍見者也无咎則言君子處不得已之地雖權而與小人和終以決之為事而不與之說也凡此皆言君子雖有決小人之材遇決之之世而非決之

兑而與兑之本體異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此夬之需也而爻辭云爾者需言有所待而未能進也九四才有餘則可以決小人矣智不足則有待而未進也有待未進則止乎下而無能為也然以無敵為之位居乎三陽之上彼三陽者自下而見侵然後不得已而俱行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三陽象衆君子君子羣而不黨剛而能行九四乃居其前而與之

陽天道之自然也夬自五陽而終于六陽則人道之使然爾故為夬之乾而與乾之本體異焉夫夬之本體兼乾與兑故言健而說者雖健而不廢說九三健不足而悦乃有餘故全體為兑上爻乾已純而說不足道故全體為乾則道長然後為至故離卦始于乾終于夬而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則復為乾矣夬之六爻至上六而變為乾自易之卦言之也雜卦終于夬而序卦始于乾自易之書言之也夫五陽為夬六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此姤之訟也而爻辭云爾者姤之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初六民之象也以柔遇九二之剛九二臣之象也以剛中而遇九五之中正九二將帥其民而歸之九五然後君臣相得而盡遇之道矣而九三者乃以剛過不中之資无能為之材固其位而止其上則有害于君臣之相遇此九二所以自下侵之而訟也故曰臀无膚然九三亦巽體于

是不得已而行故曰其行次且為二所訟則危且咎矣訟而後行則不能全无咎而咎不至于大故曰厲无大咎楊子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此孟子之訟也九三居九二之上亦有妨賢之罪矣其可不辭而闢之哉周官亦有訟敵國之事此之謂與然所訟无他以其有害于君臣之相遇爾此之謂姤之訟而與訟之本體異焉

九四包无魚起凶

此姤之巽也而爻辭云爾者巽有伏義有入義魚柔巽隱伏而上下隨陽制不以其道則深入而不可得蓋民之象也民可近而不可遠遠之則不可得矣初在一卦之下民之象也九二以剛中近之有得民之道故曰包有魚至于九四以剛不中遠之則民必柔巽隱伏見之而深入矣故曰包无魚此自初六言之也若夫自本爻言之則既已遠民而失之矣必巽伏而後無禍苟不能靜而好動乃所以致凶蓋巽一陰

在下得其所而伏震一陽在下非其所而起乾之文言以高而无民是以動而有悔此爻遠民而不能有是以起而必凶立言雖殊其義一也夫凶言起凶則知伏而未有凶矣夫民不遇其主乃皆巽伏而不出主不遇其民乃宜巽伏而不動故是爻為之巽而與巽之本體異焉且姤以乾巽二體合而成卦然在初六謂必剛而難制故舍巽而全取乾至于九四謂宜伏而不動故舍乾而全取巽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杞包瓜人君于是可以无為矣含其章美之材出命
以尹衆而已出命尹衆則因任原省分守形名莫不
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實命不猶而命已凝矣故曰
含章有隕自天而夫子釋之曰志不舍命也杞象君
子瓜象小人以杞包瓜而位已正含章无為有隕自
天則志不舍命而命已凝正位凝命則法鼎之象以
用材者于是乎在此九五下應乎九二九二下比于
初六而九五剛得尊位大中至正上下相遇之象也

然男本象材而為用材之象此則因君臣相遇而正位凝命故為姤之男而與男之本體異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此姤之大過也而爻辭云爾者葢上九當相遇之時獨處无所遇之地且九五剛得尊位大中至正而乃乘之于上自五以下皆非其所與三雖正應而為九二所難自本爻而上復无所之焉其无所遇如此而其剛上窮不知變也可謂大過矣有澤滅木之義故

萃者下道也初六之于九四本正應也故有孚焉然陰性善疑乃疑四之比三故孚或不終則不欲往隨而亂其萃聚之志所憂過而若號所執小而一握其為士者笑之而害其往隨之事矣然初六體坤而順又九四不以六三而害吾正應不憂而往隨之然後不亂其萃聚之志焉故言勿恤往无咎自有孚不終以下言害其隨也勿恤則勉之使隨也往无咎則于是乎能隨矣然此本有志于萃然後往而隨之故為

萃之隨而與隨之本體異焉隨之萃者以隨為主盖身往隨而後萃言初出乎三之外以從上而與之俱萃于四也萃之隨者以萃為主盖心欲萃而後隨言初六志在九四之聚始信中疑卒乃釋其疑而往隨也盖隨先言諭言出則身往隨矣至于初唯四是應而三唯四是承則萃之義可知萃先言孚言號則心欲萃矣至于勿恤而往往而无咎則隨之義可知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失中故引吉无咎又加之以正則有孚以孚則薄禮亦可用焉若所謂利用享祀者也故曰孚乃利用禴引吉无咎則臣與君萃矣孚乃利用禴則人與神萃矣是雖變體為困而不害其萃也然困之成卦剛則掩于柔而此則本乎萃而或至于困困而无害于萃故為萃之困而與困之本體異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此萃之咸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澤上于地則二體雖

近唯有相萃之義而已澤之于山雖遠而高下不同
然二氣相與有咸感之義焉夫六三之于九四雖近
而相比然非正應也或以其近而比之則四自應初
而莫我與矣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其于上六雖非
剛柔相應而外卦二剛皆自有應上獨无與而又體
柔以趨下三雖與之遠而交本相應且近已无與必
三之求茍往而從之則感應以相與矣有咸之義焉
故曰往无咎小吝而夫子釋之曰上巽也咎无吝小者

比乎四也舍四而應上則咎可免而吝不至于大矣然此非若咸之六爻皆相應也以求九四之萃而不得乃往而應上六故為萃之咸而與咸之本體異焉葢咸以山澤為象其義主乎遠萃以澤地為象其義主乎近二體之不同如此

九四大吉无咎

此萃之比也而爻辭云爾者葢君者民所萃也陽者陰所萃也九四以一陽居三陰之上三陰自下而來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此萃之豫也而爻辭云爾者豫之為言有喜樂之義故其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序卦亦言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夫九五當萃聚之時居崇高之位固可樂矣然聖王不以一世之利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所樂者定四海之民爾未聞以位為樂也今以剛居剛固其位以為樂則非光大之道故曰萃有位匪孚而夫子釋之以志未光也雖然有大中至正之

才自此復可升矣然以柔順之才正人臣之位盡事
君之禮而不復升焉者以守君臣之常分也文王有
君民之大德而不失事君之小心其事類此故變體
為恒而曰王用亨于岐山而夫子釋之以順事也王
言有君民之大德也用亨于岐山者言用此道而亨
然止于岐山者岐言周為諸侯所都之國山言地類
之高以象臣之大而未離其類也此言有事君之小
心也為臣而有君民之德則必有咎而不失事君之

故為升之恒合而言之則君臣同興事業而臣獨不有其民故文王以王者之德守西伯之國而已然則二卦之爻雖各有所主而爻辭之義亦相為先後焉

六五貞吉升階

此升之井也而爻辭云爾者井以洌為體泉以寒為用而所貴乎養而不窮者上出之功也故木上有水乃井之象巽乎水而上水乃井之才初在下則曰井泥不食二在中則曰井谷射鮒至五以上然後言井

冽寒泉食元吉在上其貴上出之功如此故升之六五居一卦之尊變體為井而有貞吉升階之辭而夫子釋之曰大得志也葢階之升也漸而有序升而至五則猶井上出之功也堯舜禹之升其類此乎然升之上出以道言也而升階以位言特取上出之義而已故為升之井而與井之本體異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此升之蠱也而文辭云爾者夫剛上柔下巽而止者

所以致蠱亦所以治蠱象曰山下有風蠱此言致蠱也故其義訓壞襍卦曰蠱則飭也此言治蠱也故其卦言亨夫位之升也至於高而不已則長已甚而消繼之矣蓋若致蠱之義若夫德之升也進而不止則至誠不息而悠久无疆蓋若治蠱之義也升之上六變體為蠱其位極矣不能知止則殆蓋若致蠱者故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若夫以是道而進德則全而无虧矣蓋若治蠱者故曰利于不息之貞位升而不

于易可不深求其義乎

䷮ 坎下兌上 困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此困之兌也而爻辭云爾者兌為澤澤水所鍾也說萬物者莫尚焉而困之象兌上坎下水隱於澤矣故曰澤无水困澤而无水則不足以自潤所謂困乎水者也澤困乎水則不足以澤物豈所謂說萬物者哉初六之義似之蓋以陰居六爻之下困于二而不能

有聚之道未遇亦不濟若火在水上是也故有聚之道而又遇焉若澤之于地然後為萃夫九二之于五有同德相應之義而為九四所間則困而未萃未受祿也故有困于酒食之辭然二五皆以中直待時而萃以同德相應則君將致飾于臣而臣將受飾于君崇以爵位旌以車服以至官屬徒隷之衆莫不羣萃于其所矣故曰朱紱方來夫大夫以上而後有廟故犧牲成矣粢盛潔矣衣服備矣然後敢祭今也上有

崇養之禮旌表之儀則可以保禄位而奉祭祀矣祭祀以寧神則凡世數之當祀者莫不萃焉故曰利用享祀朱紱方來則人者萃矣利用享祀則神者萃矣然萃之時則往而无咎若夫困之時則征而必凶故雖以中直相應而无咎然征則必為四所困矣不若止而待九五之至也故為困之萃而與萃之本體異焉夫萃之與困異矣萃相遇而後聚焉困則不一有遇其不欲者若株木之類有未遇其所欲者若酒食

上六之應而上六莫之與則困于石而名必辱而未至于危也至于乘九二之剛而九三乃見傷焉故據于蒺藜而身必危危則甚于辱矣至于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則親戚畔之而孤弱无助矣故變體爲大過而其辭如此然大過主言世之弱困主言人之窮若夫困之大過則言名辱而困矣又至于身危而弱焉故爲困之大過而與大過之本體異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此困之坎也而爻辭云爾者坎之為卦陷而不能麗實而不能通也蓋九四下應初六而困于九二之難則實而不能通乎下之象也初六亦以此而不得上應乎四則陷而不能麗乎上之象也故變體為坎而曰來徐徐困于金車夫四之視二材皆剛也而四復居上乃畏九二而不敢進則于道為吝矣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陷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然則陷亦終乎離考說卦坎于輿為多眚為曳而終之以為通然則實

固終乎通故九四雖以剛不中爲九二所難然九二
剛中而不爲已甚則豈欲終爲二爻之間哉故初之
所謂不覿者止乎三歲而九四亦言有終焉來者自
外之内而初爲内也徐徐者應初而至緩也金言剛
車言載乎下言二在四之下也夫有遇其所不欲而
困者有不得其所欲而困者是爻兼此二義故困而
不能通然坎始于行險而終于出險故能通而有終
焉此所以爲困之坎而與坎之本體異也夫困險以

說而後卦之體具九四爲二所困以至于吝則有險而无說非險以說困而不失其亨者也故无兌之說而全坎之體焉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此困之解也而爻辭云爾者九五上揜乎陰而不通劓之象也下乘乎剛而不行刖之象也以困于上下之難故九二不上應則困于赤紱之象也然五以中直之道處順以待時則其困之終也劓刖之難散而

得九二之應于是君臣相得而克享天心以之禮百神宜其申命之以福也故曰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夫劓言絶其通于上也刖言不足以有行也赤紱之服人臣所以飾下而已則言不應乎上也此言其困也若夫劓刖之難散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則變體所以為解㷆然解之本體言難以散矣困之解則始于難之多而終于難之散故與本體異焉困言難之方遇解言難之已散然解以雷雨為象則所主者不同故

解之困言此解而彼困主一世言之蓋本體所言者
大而變體亦大也困以水澤為象則所主者小故困
之解言始困而終解主一身而言之蓋本體所言者
小而變體亦小也蓋君子有解而小人退一世之事
困于赤紱乃徐有說一人之事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此困之訟也而爻辭云爾者凡見誣于人則訟有犯
於己則訟訟之為言辨以明之而已故其爻曰雖小

之貌九五犯之之謂也上六无意於六三而九五乃謂其困于葛藟則其言未當也此其所以不得不辯也然訟之本體以有孚見窒而訟此爻則以本无所困而誣之以困乃至臲卼而不安是乃所以為困也由此而訟故為困之訟而與訟之本體異焉且訟之困者訟言其自取得已而為之雖得而必失焉故變為困而曰終朝三褫之困之訟者困言其不幸不得已而有言則必轉禍以為福矣故變體為解而曰乃

徐有説

一時而已故曰舊井旡禽時舍也夫需言險在前有待而後進此則以井泥且舊而寓有待之義以為地旡棄井而可需其渫也世旡棄人而可需其脩也故為井之需而與需之本體異焉且需于郊而小象曰未失常此蓋因其善而戒之使持以久也故為需之井井泥不食而小象曰時舍此葢因其不善而勉之使復其初也故為井之需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能止為義此乃以井谷射鮒甕敝漏而有蹇之義故為井之蹇而與蹇之本體異焉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此井之坎也而爻辭云爾者水性本流遇險而止然過中而盈則離險而上出焉井之渫者如水本流也渫而不食者如遇險而止也終可用汲而王明並受其福則猶水之盈而上出以致潤物之用也九三以陽居陽陽氣輕清則其性修而其行潔井渫之象也

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

此井之大過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而其九四亦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井之六四一柔介乎二剛之間而初六莫爲之應其在於井有頽壊之義故於變體爲大過若棟橈乎下者頽壊橈弱如此可不脩而甃之乎六四體陰有静之義以陰居陰有正之義静則不散正則不傾甃而脩之如

所巽者道與位也升之井者言道足以稱其位井之

升者言位足以行其道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此井之巽也而爻辭云爾者巽之體伏而其用則入

上六居卦之終井道大成故有井收之辭然井以養

物為功以上出為用在卦之外而變體為巽疑其伏

而絶物則无上出之用乏養物之功矣故言勿幕以

戒之收有成物之意幕有絶物之意收而勿幕則又

得位苟惟感非應則躁進犯分有妄作之凶矣已雖非中順之質而能資九二之中順與之相比是亦中順之道中不躁進順不犯分以此自固其志則不求九四之應而貽妄作之凶矣故變體爲咸而曰鞏用黃牛之革鞏固也黃牛之革言中順之道也孔子釋之以不可以有爲言无妄作之凶也咸之所謂感者上感而下應自然之情也今欲革故以有爲而求上之感則爲革之咸而與咸之本體異焉夫遯之六二

治故變體為豐而曰大人虎變虎之為物剛健而文明者也非剛健不足以有革非革故不足以成文明之治而虎變文炳又視君子為大馬是皆豐之義也然豐之本體因明以動而是爻之義則因革而明且大馬故為革之豐而與本體異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此革之同人也而爻辭云爾者同人之卦以六二之下體應九五之上體以成焉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

九五居上卦之中故以有孚言之上六居一卦之外故以革面言之然同人之本體以柔應乾而爻則革而後同故為革之同人而與同人之本體異焉

䷱ 巽下離上 鼎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此鼎之大有也而爻辭云爾者大有者遏惡而揚善大者有賢而衆賢並進之時也以其遏惡故有顛趾出否之象以其揚善故有得妾以其子之象且妾不

則四雖非承乘相應之爻亦有害于己矣夫居六位之間而五爻俱莫我與豈非所謂親寡之旅乎雖然六五之來應未必不為禍其不來應也乃所以致福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而夫子釋之曰終无尤也慎所之者承乘皆非所與也我仇有疾者以九居二任己甚矣五又益之以事則力少而任尤重雖若愛之是乃所以為仇也夫旅之本體謂君子之失所也於用才之時君子宜不失所而九二所居之地適

似之下應于初而不能上承于五其象則其事敗也
公餗之覆似之于體為離内虛外盈其象則為身之
累而危且辱矣其形渥似之渥者公餗既覆霑濡于
外之謂也變體為蠱其謂是歟夫剛上柔下巽而止
者事之所由壞而蠱之所以成卦也此乃以才力不
足以敗其事故為鼎之蠱而與其本體異焉且凡才
與事相為表裏事非才不成才非事不顯蠱主事言
六四事有餘而才不足才不任其事矣故曰裕父之

陰出遇陽自卦爻言則柔出遇剛此以不足而遇有餘若莊子所謂子之先生遇我也故六五於體爲柔則能以虚受人之象柔不失中則能有節于内之象謙虚而不失中以資九二之剛實則已之才不足而資諸人以爲才有柔遇剛之義矣然九二以剛實之才而上應謙虚之君則又有臣遇君之義君下資乎臣而臣有益于君乃天地相遇之義若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若高宗之于傅説命之以朝夕納誨

夫雷之出也足以驚遠懼邇而聞之者莫不恐焉然不先有以震驚之則動而蟄者無自而啟植而甲者無自而坼蟄者未啟甲者未坼則安有生成之漸哉故先有以震之然後有生成之福也人以恐而致福者亦然故震之初爻變體為豫而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也蓋初九之時陰猶盛而陽宜知險過此以往則陰浸衰而陽乃上行是亦恐懼于其初而得志于其後之象也然豫之本體本乎順動順以動則

豫矣而此則以恐而致福故為震之豫而與豫之本體異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此震之歸妹也而爻辭云爾者震動也兑說也說以動者歸妹之道也夫歸妹之道亦時義而已行而宜謂之義當其可謂之時二之于初非正應也苟惟比之則失其義而有乘剛之危矣故曰震來厲其于五正應也止而不往則失其時而喪可依之利矣故曰億

喪貝夫唯旣不趍乎內以乘初又不安其居以絶五
而自下以應之則得歸妹之道故曰躋于九陵所謂
勿逐七日得者能躋于九陵則所喪之貝不待逐而
復得也夫震以起爲體以動爲用或來而之乎內或
安而止其所皆非震之道唯上應乎五則動與起之
義得矣臣之歸其君盖似之若二老避紂于海濵則
非震來厲矣起海濵而歸周則非億喪貝矣歸于文
王則躋于九陵而合歸妹之道所謂進必有所歸得

苟知其過中而不固以執則可以無患焉豐之彖曰豐亨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六三柔過乎中矣而變體為豐則日中而昃之時有搖動不安之象故曰震蘇蘇于是過而不守則有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之道故曰震行无眚經曰三多凶其柔危其剛勝邪夫諸卦至于三遇吉者罕矣故變體為豐者有六而此特在六三之位所以蘇蘇而不安不能凝而不動

也然猶在下體而以柔居之則非固其位也故以震
行无青終焉然豐者光明盛大王假之之時是爻則
以動而過中有大之義故爲震之豐而與本體異焉
九四震遂泥
此震之復也而爻辭云爾者莊子曰反无非傷動无
非邪蓋震言動復言反動而致遠然後言旋宜矣若
夫无致遠之才動而遂泥于是而不復則若胡爲乎
泥中者也然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震而遂泥則其

勢必復而其變體如此蓋四其畫爲九必有其才而可動之象以九居四則失位之象在卦之下則不中之象此所以雖動而不能致遠其在四陰之間不能致遠而遂泥之象焉然復卦之義自姤至復凡七日之久是爻則方動而泥若及門而反者故爲震之復而與復之本體異也震在四時之首方動之意遂泥則動未幾而止也復之震者于宜靜之時動而能趨寂也故曰中行獨復震之復者有能動之才而不能致

為震有好動之才者也往則上未必可恃來則二未必相應動則致危之象也故有震往來厲之辭然而其位至尊有能止之義者也于是上六畏隣戒而來比六二躋九陵而來應有得无失之象也故有億无喪有事之辭是皆隨于人而不隨人之義也此變體之所以為隨歟然隨之本體主言天下隨君之時故為震之隨而與隨之本體異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

此震之噬嗑也而爻辭云爾者頤中有物其名為噬嗑盖頤上下實而中虛噬嗑則九四實其中而向也虛今也實則有間矣上六居震之極而道未得中方索索以求之未免乎懼也尚可以有征乎故曰震索索視矍矍征凶于是不執己之窮極而資六五之中焉故曰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則言震之本體也若夫上之與三本同德之應也而九四者乃以一剛間

乎羣柔之中六三為四所阻而不能應乎上上六為四所阻而不能應乎三九四為之間如此則頤中有物之象故曰婚媾有言夫噬嗑卦或言有間或言除間晉初六震上六无除間之辭以在噬嗑初上之文故也然噬嗑本體以動而明能除間是爻乃以動而未能无間故為震之噬嗑而與其本體異焉

䷳ 艮下艮上 艮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飾之正故爲艮之賁而與本體異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此艮之蠱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蠱之彖曰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盖剛柔以立本而變通以趨時然後上下交而功勲成矣茍唯剛者止乎上而不下濟柔者止乎下而不上行則經所謂上下不交而非變通可久之道也與夫所謂上下交而功勲成者異矣此其所以謂蠱也艮之爲言止也六二以柔居下欲上隨

於九三九三乃以剛過中而不拯其隨之之志則隨上之志止而不行與夫蠱之所謂剛上柔下巽而止者何以異哉故變體如此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然所以致此者非二之志也二欲隨三而不拯焉也故曰其心不快然艮之卦象立本而貴于止故行其庭不見其人而不為咎其在于爻則宜通其變而或不以止為貴故六二欲以柔隨三三不見拯而變體為蠱焉是六二柔不止乎下而九三剛止乎上然六二

終以九三之不隨而亦止焉故爲艮之蠱而與其本
體異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此艮之剥也而爻辭云爾者剥之爲言下危上也夫
君之所賴者大臣也大臣之所以安上者必恃上下
羣臣同寅而協恭焉艮之九三剛過乎中已乖乎事
上之義矣居下體之上二自下體欲應乎五而間之
使不得應故曰艮其限連上體之下四居上體欲承

本體異焉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此艮之旅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君子居近君之位任大臣之職矣其内必有臣妾而其外必有寮屬又引其類以同升于朝豈旅人比而乃變體為旅者盖内有臣妾外有寮屬而又引類以同升者跡與人同也若乃其心則不然知事主而已不知吾君之外有何人知委質而已不知吾身之外有何物其内則忘家

此艮之漸也而爻辭云爾者君子之言動莫不有漸非特進有漸也而言語亦有漸焉此卒然之問梁王所以見非於孟子而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哂之也夫唯言欲有漸故艮之六五爲艮之漸而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盖五爲君道宜出命以尹衆者也以陰居陽則以淵默爲主而大中至正則時然後言之象也所謂艮其輔言有序者如此且以六居五有位不當之悔焉語默皆當其宜則其悔亡矣輔在上體

近于煩舌出命之象也昔公叔文子之使曰夫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蓋不言者艮其輔時然後言者
言有序也又不厭其言則何悔之有夫漸之本體言
進之有漸而此乃言之有漸言欲有漸者必以止為
主故是爻為艮之漸而與漸之本體異焉
上九敦艮吉
此艮之謙也而爻辭云爾者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夫艮之言止也始于厚而終于厚則止于厚而不

遷所以為謙厚之至易之言謙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蓋傲于德為凶謙于德為吉艮之上九居艮之終而以剛實在上于是止于厚以終焉乃故變體為謙而曰敦艮之吉以厚終蓋厚而敦為厚之至也夫謙以地中有山為象則言德盛而禮恭焉是爻則言始于厚而終于厚始終之以厚故為艮之謙而與謙之本體異矣